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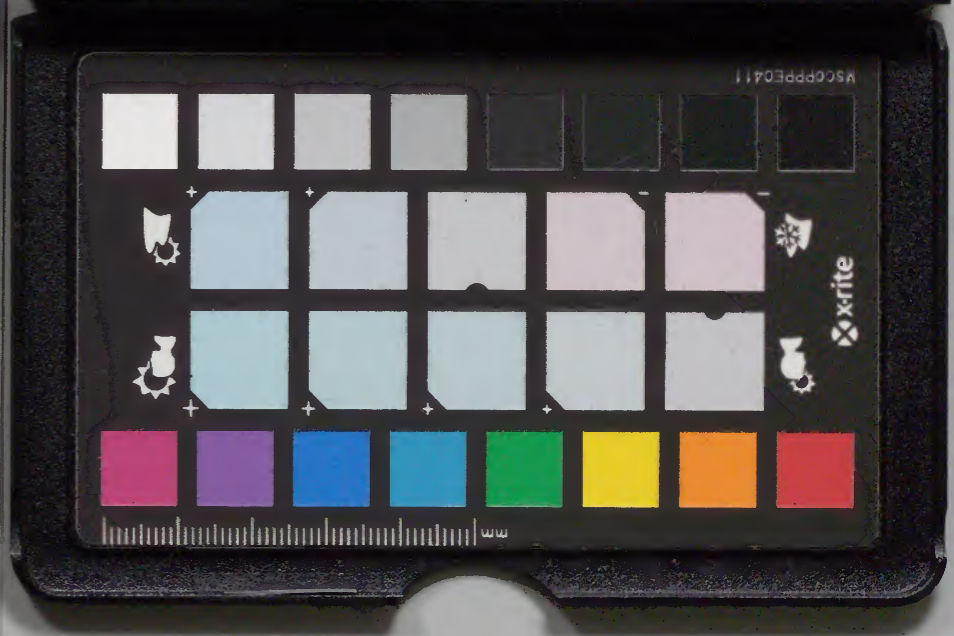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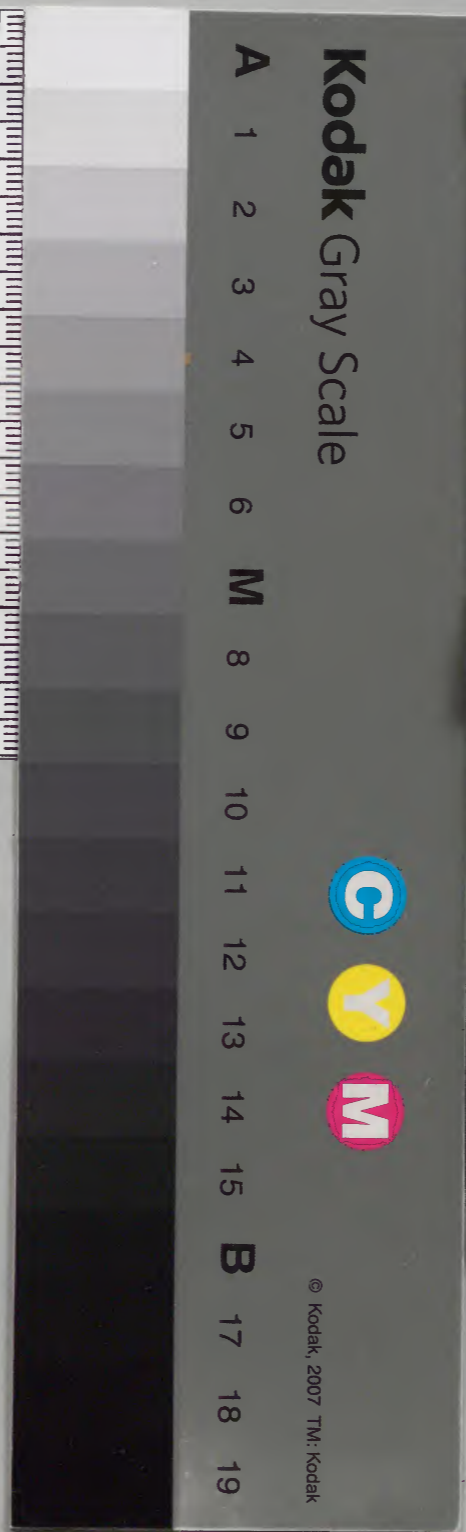
續耳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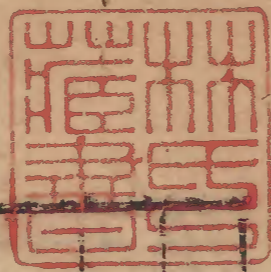
三

漢書門			
三	二	三	類
四	一	三	號
六	四	一	函
冊	架	冊	架

內閣文庫			
九	三	漢	
函	二	書	
九	三		
架	六		
冊	三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33
冊數	6 (3)
函號	309 128





新刻續耳譚

三卷

龍異

朱塔戶

死女嫁人

麒周墓

人妖

鵬精

巨賈還妾

嚴都堂剛鯁

馬致安不淫

火異

玉龜

楊文理善吟

男化女

王文捕許妖

李學士窮身

三應夙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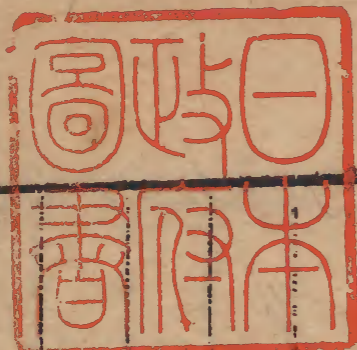
典史中狀元

楊公不爭

吳訥不貪

穿塚大異

淺草文庫



徐文定公

繼子

捐金活婦

釋女鞋疑

李王神異

螻蛄出囚

烈鴛

王伯讓

徐用禮題劉阮天台圖

王尚文咏棉花

孟小姐惠日菴番題

高季迪詩名字內

鹿鳴宴素服不簪花

蛇渡船

徐天明

白精

龍取蛛珠

寄姬不辱

奇姓

夢雲神語

舉子更名

諷語

執格

已丑榜進士

死猶顧親

犬異

黃鐵脚

傳海不孝弟

孝順王

徐誌不屈

詩史

題李白墓

尹岐鳳

于節菴清風滿袖

鬼詩

呂公井

蘆王廟

吾進士

程烈女

九日壓頂

斷頭港

再世夫妻

蛇附食

魂附

白洋龜異

江十八

米中下水

八童戲死

于保兒還鄉

張進士回生

鬪牾怪

憨皮袋

牌額

持迦香

朔漢三銘

常州二守

私印對偶

徐尚書

譚公綽

破鞞令

王淑英詩

陳通判公廉

袁公女

割心療病

半個里長

潘爛頭

雷擊淫男

僧救公子

蛇蠆交化

雷蓬頭

安翁遇仙

呂疙瘩

張皮雀

趙頭陀

張刺達

續耳譚

慈谿劉忬

烏程沈遘奇

沈儼垣

撫東戴君賜

繡谷唐伯成

全撰

參訂

校梓

龍異

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未申時常熟有白龍一黑龍二自西北乘天地晦冥至俞市村乘雲而下目光如炬吐火燄鱗甲頭角皆現轟雷掣電猛雨狂風居民三百餘家屋數千間席捲而去船十餘舸墜地為齏粉瓦石梁柱樹木星散四飛驚死者三十餘人至酉戌時三龍乘雲望東海而去是夜紅雨如注五日

夜乃止

玉龜

南京紫金山即古之鍾山蔣山也。高皇陵寢在焉。葬之時掘土數尺見一玉龜頭頸長數寸口目足尾儼然皆真。今藏太廟。夕晴而腹下有水則灑雨而腹下燥則晴其異如此。余于萬曆庚子秋謁陵請之守者得覩。膚理細澤數墨玉然。又聞土中原有九玉龜掘時飛逸其八。衆人急掩之。僅得一龜存焉。記此以俟考證。

朱塔戶

朱達悟滑稽之流。睚眦必報。或訛呼其名為塔戶。必搆中之。乃已有與交者折簡畀僕往。速朱飲。僕及其門問焉。訛其呼朱應曰。吾是也。遂覓一石重百斤書其上曰。來人稱塔戶。頑石壓其

頸。乃封裹給僕曰。汝主索此物。吾割愛與之。汝速歸。毋息肩。恐吾兒還則追奪也。僕極力負還。主見之不覺大噉。凡親友飲宴必召朱。朱必赴。間發一談使人捧腹不已。一日諸少年遊石湖。背朱往。既解纜喜曰。塔戶不知也。朱忽在舸樓躍出曰。予在矣。蓋朱預知。背已賂舟子藏以待也。衆驚笑。延朱即席且飲且進。朱曰。湖有寶積寺幽潔。王僧善予。盍一登。衆從之。挈榼以往。酒數行。朱佯醉卧僧榻。日西猶未醒。呼而掖之。輒搖首曰。眩莫能起。僧亦固。番衆先發。朱從間道還。時已暝。乃濡其衣履。被髮擊諸同游者。戶倉皇告曰。不幸舟觸石沉于湖。予偶得漁者援焉。諸聞者長少驚啼。趨往至楓橋。相值皆無恙。惟相咲而已。朱但憤其背。已與訛呼其名而為。是小隙不貸類如此。

楊文理善吟

場文理統綺子也侈靡善吟中歲貧甚與杜公序善杜以進士
出為攸令楊欲往謁闕道里費超超久之楚有商于吳者難楊
曰為我作行舟八詠即載以往題曰蓬檣篙櫓猶纜舵眺楊援
筆一揮而就商讀之躍然起敬載之往且厚贈之嘗記其詠蓬
曰雨溫湘帆翠欲流飄飄偏稱木蘭舟纜從紅蓼灘頭掛又向
白蘋洲畔收數葉飽風淮浦晚一繩拖雨洞庭秋蓬萊聞說三
千里藉爾何當作勝遊櫓曰誰倩公輸巧斲成翩翩渾訝逐風
鷹分開水面秋烟冷斫破波心夜月明船尾駕來三尺短棹頭
搖去五銖輕不堪聲作伊州調客裡聞來倍慘情餘不能全記
檣有曰宵歸海面疑撐月晚泊山隈欲礙雲雖受高標平地起
最憐孤影隔溪分篙曰誰剪瀟湘玉一枝棹即常向手中持撐
開楊柳橋邊市移過桃花洞口祠猶曰一鍰似月分中墜四齒

如錐何上擊纜曰秋風任擲孤蓬外夜月長維古渡邊舵曰不
入縑塵芳草路憤依疎雨落花津跳曰踏破曉霜還有跡潘殘
春雨不生苔如此等句誠亦動人惜不見其全集

死女嫁人

遼東別駕王某者有女少艾卒王別轉以路遙未便携歸暫停
客舍後代任者徐君樹德川中人也子貌頗雋尚未室偶遊園
中問為何人棺守者以顛末告子心慕其美憑棺而嘆羨之是
夕子獨宿一女叩門謂逼于繼母而欲投之也乃納而合焉往
來數月無異狀但不火食後子病垂絕父母苦詢之始以實對
忽一夕女至強以火食進少許父母躍入執之不能去叩之再
三倫言其故徐作書語王王不信令子來視之果妹也及發棺
視之但空棺矣遂以禮配為夫婦相敬如賓生三子皆顯友人

陶元南談

男化女

洛中二行賈最友善忽一年少者腹痛不可忍其友極為醫治幸不死旬餘而化為女事聞撫按具奏于朝適二賈皆未婚奉旨配為夫婦此奇事亘古不一二見者萬曆丙戌年事予寓晉目擊即報

譙周墓

吳鑑建昌人登隆慶戊辰第授四川南充令南充縣治有三國譙周墓至今為厲凡令下車必以禮享之吳不信不為禮甫入署夫人下輿若有人擊之遂仆不起詰朝吳坐堂上見一緋服者從中道進衆逐之乃遁去歲餘適吳有巡查之委其母及子共居署中子平日頗醇良忽變克悍以大母鉗制不利已遂以

棍死之吳亟歸子已竄矣覓三年始獲聚其屍以祭母吳遂請告終不出夫夫人暴卒已為異至于以孫弑祖以父殺子其罹禍亦奇且慘矣非厲鬼為祟斷不至此嗟乎為鑑者柰何一念堅持而忍貽害至此乎

王文捕許妖

許道師尹山之小民也善房中術以白蓮教惑人欲鉤致婦人為亂有傳道者數輩事之以為神佛遂鼓動一境皆往從焉其人居一室中人不許妄見以五月五日取蜈蚣蛇蠍壁虎等五種毒物聚置一甕中閉而封之聽其相食最後得生者其毒特甚乃取而刺其血和藥浸水貯之令婦人欲求法者必令先洗其目云不爾不清淨不可以見佛洗後入室金光眩然妄見諸鬼神相愚無知者于是深信之以為誠佛也道師坐一大竹籃

中令婦人脫衣抱持傳道婦人不肯者則請令小兒模其勢果
若天闔者于是競不疑之及親體則迫而淫焉婦人或聽或不
聽無不被汚而不敢語人故其後至者不絕有沈三娘者與
之淫尤密每招村之婦女來傳法則並汚之惑者既衆恒所聚
人亦幾百數時都指揮翁某新至欲以此立功求陞百戶李慶
贊之遂白都御史王文張皇其事文時以賑濟在蘇亦有喜功
心三人議遂合乃發衛兵五百人往收之知府汪許指揮使謝
某坐中軍李慶為前哨妖黨初但以淫人故為左道實未敢為
叛也至是懼死乃相率遁去居田野中其類惑之者執竹鎗田
犁之器衛之許道師坐一石上衛兵列陣而對之其黨曰汝軍
家勿動吾師少誦一呪則汝等來者皆死衛兵惑之果欲返走
中一卒曰賊首坐在石上何難擒也馳突前至道師所執其衣

領擒之餘皆盡縛無脫者蓋將三百人馬皆以檻車載送捷上
尚書于謙在兵部深知其飾功止特奏陞翁一級餘並不遷賊
首置極典連誅者三四十人沈三娘者亦與在焉

○人妖

成化庚子京師有寡婦善女紅少而艾屨襪不盈四寸諸富貴
家相薦引以教室女刺綉見男子輒羞避有問亦不答夜必與
從教者共寢亦必手自鑰戶嚴于目防由是人益重之庠生某
慕寡婦必欲與私乃以厥妻詔為妹賂隣姬往延寡婦至生
潛戒其妻將寢則啓戶如廁妻如戒生遽入滅燭婦大呼生扼
其吭強犯之則男子也厥明繫送于官訊鞫之姓桑名神年纔
二十四歲自幼即束縛其足喬裝女態而為是圖富貴家女與
之私者殆以千計法司以其事奏聞憲廟以為人妖着法司

冥諸極典云

○李學士窮身

成化間有善摩骨相者遇李文達公賢徧身按抚以為此骨法必是乞兒至唇間大駭長嘖曰貴格在此當居一品時賢未第眾皆疑訝未信後賢登第為大學士始服其神相公生平止御布衣如衣綺繪則體癢必解去方止蓋二歸三昧之理中藏巨測斯豈面壁人耶何其勘破塵世也

○鵬精

都閩安承勛豪侈甲于西蜀家園周遭數里中蒔花疊石備極巧麗其最勝者仙人塢瀉瀉灘滴翠樓跨虹棧却月亭諸處鑿巨池四岬各設一院每院歌妓數十以年稍長者主之月夕與至駕一舟名烟水鳧者往來池中凡至一院歌曲喧然真如中

天臺閣塵世丹丘矣西夷達魯不花贈以鵬精其色碧紺以油蒙裘之外加錦帶束之臍下狎美人通夕不倦曉則解之次夕復然諸姬皆不勝苦一夕少姬竊精投之池中主偵得之取試如初至八十餘猶夕擁數女而睡面若桃花豈薰馴內養放陳潛夫談

三應夙寃

烏程范祭酒應期嘉靖乙丑狀元家居不緝臧獲頗橫御史彭應參欲以鋤豪博風勵名及按湖蠶踴訐告祭酒縣令張應望希彭旨且厚索未厭概罪范僕逼其子致鳩死所散家貲殆盡鄉民循環集呼嗚冤范曾為今上儲傳聞之震怒勅錦衣衛夫人抵都擊鼓鳴冤范曾為官校械彭張廷鞫彭罷官張論遣謂范彭張乃三應相值亦夙

寬也

巨賈遠妾

惠州山人杜以唐妾名紫薇花幼年秀慧杜甚嬖之嘉靖末移居湖湘舟次龍浦遇盜至家人踉蹌登岸盜劫其貨及盜去家人還舟忽失一妾竟無踪跡隆慶己巳杜至合浦巨賈王國禎家見禎繡堯膝潛泣下禎問故杜曰此類吾妾手澤語訖不覺哭失聲禎為感動頃入見已妾亦悲咽再三詰之妾曰我實杜山人姬向緣遇盜失于龍浦為人挾至奉公中櫛適聞來客哭聲試覘之乃吾夫也禎嗟訝曰有是哉吾為慷慨男子豈以帟墻愛斯人夫婦耶遂不索其直而還之

典史中狀

寧晉曹禹初以鄉舉歷代州府官改泰和典史宣德間擢進士

第一官至少宰兼大學士蓋典史乃未入流之官故得與諸生校試云

嚴都堂剛鯁

嚴德明在洪武中為左僉都御史嘗掌院印以疾求歸發廣西南丹充軍面刺四字曰南丹正軍後得代歸吳中居于樂橋深自隱諱與齊民并宣德末年猶存西軍之過暴苦民家公奮手毆之西軍訟于察院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老子也會在都察院勾當來識法度的豈肯如此李問云何勾當嚴公云老子在洪武時曾都察院掌印今堂上版榜所稱嚴德明者即是也李大驚急扶起之延之後堂請問舊事歡洽竟日而罷後御史繆讓家宴客教授李綺上坐致公作陪公時貧甚頭戴一帽已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見公面上刺字憐而問之

云老人家為何事刺此四字公怒因自述老子是洪武遺臣任左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南丹令老而歸且曰先時法度利害不比如今官吏綺亦大驚拜而請罪因退避下坐先輩朴雅安分如此

楊公不爭

尚書楊公仲舉吳人有厚德從軍武昌與廬陵楊文貞公布衣交後文貞貴顯薦為景皇帝潛邸官僚居京師乘驢鄰翁老得子驢鳴輒驚公聞責驢徒步久雨水溢鄰穴垣瀦水公家家欲與競公曰天不恒雨晴當自涸鄰葺垣復侵公地公亦不較作詩曰晉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來此也不妨金水河橋成命簡有德者試涉廷臣首推公焉

馬致安不淫

馬致安其先西域人致安生中國讀聖人書用變夷俗故不忌猪犬肉訓蒙自給貧不能娶僦敝廬而獨處鄰有娼婦暮夜叩門叩之致安曰汝為士人妻今則未亡人矣乃不自檢如此又欲污我絮士乎而况與汝藁砧為友乎可速去遂堅杆其戶婦慙而去

吳訥不貪

吳訥字敏德蘇之常熟人為御史巡按貴州得代而還例言三司得失其都司官以黃金若干兩于人迹不到之處追而送之訥不啓其封作詩題其上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賊私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間後以都御史致仕為時名臣年九十而終

火異

正德七年三月江西餘干之仙居寨夜震雷颶風西北方有火如箭墜一旗上如燈籠有卒撼其旗火飛上竿首卒因發火銳之其火四散各寨鎗上皆有光如星湏臾而滅五月廣西萬春北寨鎗上俱有火八月山東秦始皇廟夜鍾鼓自鳴火起桑上樹燔而枝葉無恙廟宇燬而神像如故祝融氏固自變幻然未有如此之奇者

穿塚大異

風水之說從來遠矣而徽人尤重之其平時構爭結訟強半為此遂有僇民朱從志等數十人詭知地術杜撰妖書創製鬼印鐵車桿械鑽石掘碑無堅不入窺已驗之地盡誘豪貪以圖厚利每發塚時必外張皮帳以掩燭光布盛草土以覆故跡穴大如斗而賊徒朱明號穿山甲者緣穴出入其捷如神毀棺易屍

任從簸弄或男女相混或一擲數骸或入贖骨以禱真或出真骨以入贖如是者數年毒流縉紳之家不下數萬萬曆己亥歲事發坐死者十六人論遣者囚人擬徒者三十餘人其脫逃者甚夥嗟乎不劫人之財而劫人之命脉不殺一二人而殺千萬人慘過于採生罪浮于劫奪真出于耳目見聞之外而律文不載之條也其切齒可勝道哉

徐文定公

文定公初試京師夢至一所若今文淵閣者上有三老立焉授公匙鑰一握公出至門密數之其匙得六後公入任司經局左右春坊詹事府吏部至內閣司印果六又公為詹事時服闋至蘇城聞王時勉名醫也令診之時勉以公脉有歇至不敢言公曰吾脉素有異時勉曰若是則無妨也然終不樂次謂范文正

公廟少憇息忽夢一衣冠偉人來謁曰勿憂也公之壽年還有
兩千覺而思之以為二十年也其後二十二年卒蓋于之為字
兩一合為二十二云其神驗如此

繼子

白希郢中人為徵仕即無子不欲以侄繼抱屠家子子之後希
死數年仲冬偶客過訪番宿側室東方未明聞有奔走聲客起
視見男婦數輩或仕服或儒服或青服徘徊顧盼若有饑色又
一人賤服腰插一刀長尺許踉蹌而進竟入室後少頃陽陽鼓
腹而出數人頓足嘆曰吾矣休矣又不得殮矣凄然而退客驚
愕莫解備審之伊家老蒼頭云是夜以長至令作祖考祀其持
刀者主人生父也頓足去者其白氏宗也嗟夫以希之謀謂已
能世享其業而不知死後之不得一飽也向使以侄為子則所

蠻原自相通誰能攘之雖不可謂希無子而白氏之世澤從茲
斬矣張光祿談

捐金活婦

楚人張弼偶往江干見水中一少婦起之問所由則夫行賈久
不歸以為死也夫囊稱貸富人金將沒入婦義不辱也弼即出
三十金濟之且給之曰吾子而夫友也而夫實不死此金而夫
所致也婦得金免于難弼竟不言名姓踰月夫果歸婦告之故
則未有所謂友人致金者也婦跡之不可得第日夜焚香禮佛
祝之比弼且死而始以語諸子郡人爭傳其事知為弼異執為
善而惟恐人之知也後孫時應官吏科給事縉紳滿庭人謂陰
報云郭祭酒談

釋女鞋疑

秀才甕榛晉上黨人館于富翁家忽孩子持女鞋為戲棄之館
榛以為非雅掩之床頭以滅其迹一日主人卧其床見之遂疑
榛之私于其妾也是夜密持利刃同妾往書室獨令妾叩門曰
妾羨君久矣願侍枕席榛厲聲曰吾為此狗彘行即人不知能
逃天鑒乎况爾本良家婦何故至此不速去吾當語汝主人然
主人之疑終不盡釋後偶同榛坐談孩子復持一鞋出主人遂
豁然以前事盡吐賓主益歡徐青宇談

李王神異

茗上神曰李王專理陽間賊盜事因為塑像置小輿中往來若
有求者虔心必應萬曆丁丑歲冬玉陽沈司馬家偶數金置几
上忽不見乃迎之未投牒數紙神即降小輿直入卧房擊碎火
籠金果在灰內又呼眾男婦譚之突撲一婦果盜金者拜地伏

罪後失絲方議請王絲忽見于是人益畏憚之

螻蛄出囚

廬陵守太原龐企自言其祖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誣
伏獄將上有螻蛄行其左右其祖謂螻蛄曰異哉爾有神能活
我耶因投飯與之螻蛄食之而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異之乃
復與食如此數十餘日螻蛄忽大如豕及報當行刑螻蛄忽掘
壁成大孔乃破械而出後遇赦得活其家因以四節祀螻蛄于
衢至今猶爾

烈鴛

成化六年鹽城太湖漁人見鴛鴦交飛獲其雄烹之雌戀戀飛
鳴竟投沸湯而死漁人悲其意為棄羹不食人稱之曰烈鴛禽
鳥微物乃能如此彼梁冀尚在而孫壽私交于秦宮夫君已亡

而息媯偷生于楚國何哉因賦烈鴛詩以愧不如鳥者烈鴛可悲雌已死雌依依寧同鑊中烹不向湖上飛生來相從不相舍如今奮翅同所歸何事楚宮嬌不語露桃脉脉東風裏

王伯讓

王伯讓行貨于閩度馮公嶺見一人仆于道一婦守而泣一童負行李竚而俟王善醫視其脉暑所中耳即取藥畀之而去仆者遣童子問名氏曰我蘇人王伯讓也抵閩為貨滯不即歸明年始促裝以酒飲即主告别甫散去主遽殂厥妻訟王行毒王就逮郡倅訊鞫之閱牘見王名力辨其誣乃獲釋倅即向仆者事之相遇如此

徐用禮題劉阮天台詩

徐用禮號南州能詩往往有佳句本富家子以詩貧晚歲落莫

卒藉詩給日尤二香奩有南州集嘗題劉阮天台圖曰白雲蒼靄迷行路水複山重不知處行過礧谷有人家忽見東風萬桃樹芳香艷態娛青春花間得遇娉婷人五銖衣薄捲烟霧味語便覺情相親神仙雖遇終離別千古佳名自傳說天台山水至今存桃源望斷空明月亦可詠誦

王尚文詠棉花

郡照王尚文詠棉花曰采采西風雪滿籃禦寒功已倍春蠶世間多少閑花艸無補生民也自慙石田沈啓南詠蠶曰衣被深功藏蠢動碧筐火煖起眠時願言努力加餐葉二月吳民要賣絲此二詩亦可傳也

孟小姐惠日菴題詩

孟小姐校宮澄女嘗過惠日菴訪尼僧書其亭曰矮矮墻圍小

小亭竹林深處畫冥冥紅塵不到無餘事一炷煙消兩卷經此詩殊雅故並傳之

高季迪詩名字內

臨川饒參政介之至正未領咨議參軍事于吳慕高季迪才名召之至再強而後往因命題倪雲林竹木圖實試之也且以木綠曲為韻季迪充口答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瀉瀟湘綠踰垣為惜酒在樽飲餘自鼓無絃曲饒大驚異其敏捷且嘆賞其詩延之因勸之仕季迪笑而不答時年纔十六又二年辛十八頡而長矣未娶婦翁周仲建有疾季迪往唁之周出蓋鴈圖命題季迪走筆賦曰西風吹折荻花枝好鳥飛來羽翮垂沙澗水寒魚不見滿身風露立多時翁曰是子求室也即擇吉日以女妻焉

鹿鳴宴素服不簪花

天順末蘇郡學生陳燧夢宴鹿鳴同坐者皆素服不簪花為諸朋輩言之或以為非吉徵後陳登成化戊子鄉薦揭曉前二日適太皇太后崩詔至明日鹿鳴宴果皆素服不簪花其奇驗有如此

蛇渡船

萬安皂口驛下四十里有舟子夜夢人來渡至皂口謝銀壹錢覺而心怪之天微明舡艙內忽檢得紙包沾水猶濕開視之銀果如數而覓其人不得忽林莽中有蛇昂頭若欲渡狀舟子曰求渡者汝耶則密休後艙無驚前艙秀才也蛇如言入伏少頃至皂口舟子以杖叩艙語曰渡船者可上岸矣蛇以頸左搖舟從之左委蛇而去舟子停橈密偵蛇所住時有修艗船隻上人

在水次蛇忽啣內一人至死復轉攬叢莽中去舟子驚訝以為前生孽也劉觀吾談。

徐天明

徐天明不知何許人上書言國家災祥修短之數上惡其惑衆問曰汝自知死所乎對曰臣當死于緋衣小兒之手上故冷一老千戶衣青押出斬之斬後方知監斬千戶姓裴名嬰蓋所謂緋衣小兒也

白精

會稽章司理在任時往謁上官晚不能前適堡中有官署向以多崇勿輯章不待已而入宿焉心實畏之張燈危坐堂中隸卒百人環遶于外更餘惡風驟至燈盡滅是夜微有月色見二門忽開一白衣者擁數十輩傳呼而進齊至簷下拋磚投石多不中人即中者亦不甚傷達旦而去及門而止章即令人掘門下地深五尺有一古石曰潔白如玉旁有小石塊甚夥並起而碎之鮮血淋漓崇遂滅章季安談

龍取蛛珠

弘治間登州山中有蜘蛛與龍鬪而龍為蛛絲所困後有火龍來焚其絲蛛不能為遂為龍取珠去蛛死黑水流山下身徑上丈六尺又上江山間龍與蛛角取其蛛山震木折水湧數里居民有飄沒者吳兩江談酉陽雜俎云蜘蛛大如車輪怪不之信由此而觀迺知六合之內何異不有未可以不見為誣也

寄姬不辱

維楊秦君昭少游京師其友鄧載酒祖餞既而昇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某主事所買姬也幸君便航附秦弗諾

鄧懇之再三勉從之迤邐至寤清天漸暄夜多蟬納之幃中直抵都下定館往見主事主事以小車載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東報鄧公且使知足下不孤鄧公之托矣遂相與劇飲盡歡而罷竊謂下惠之女夜無所適叔子之女兩無所投不得已而留之秦于主事非有相知之素鄧友之命峻拒之可耳雖能為柳為顏然非常道也

奇姓

天順甲申進士直茂音與陝同。英宗改陝嘉靖己未進士哀貞吉。世宗改衷萬曆戊戌進士小。又休寧醫人團一元士人卑自牧與鎮江火桂林者皆奇姓也。

夢雲神語

餘姚陽明先生初名雲以太夫人夢五色雲入懷而生也兩歲

未言有一老僧以名露天機改今名遂言即不凡姑蘇顧文康名企一日鄉間儒生假宿于鄭文康公祠中似聞神語云明日狀元顧鼎臣來儒生謂庠中無此人早起忽見公入語以夢公曰吾正將易此名耳果以名中狀元

舉子更名

德清金明時初名陵萬曆戊子夢中一金明時遂改名明時是科果中又閩中解元洪世遷夢神語云今科中者洪世武也因改世武及中則嶺南人同名者己卯科武林諸生李茂芳夢閱試錄有李雋才名亦改名雋才及填榜主司見雋才以為類廝走名置不錄夫夢同改名亦同或中或不中或中他人擬有定數洲場揭曉日舉人由貢院迎至文廟每一舉人則執役者十人一人以一吏督之近辛卯科予逆旅主人夢解元名周書濶願

而長髯者及放榜解元乃毛鳳起而督吏為周書其貌即夢中所見者由此觀之非但舉子進取有數即一吏之微亦由前定豈偶然哉

諷語

陸式齋先生一日與張給事宴換壺中耳給事曰信是陸兵曹開手便中帖木耳陸谷云可惜張給事閉口嘗學磨堯陸給事有慙色

軌格

西川費孝先善軌格有王旻者行賈成都求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浴莫浴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受教行途中遇大雨憇于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而行未幾屋倒獨得

免旻之妻已謁鄰人俟旋歸將欲毒之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浴者乃夫也日欲晡呼旻先浴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浴莫浴得非此耶堅不從婦怒不省因反自浴即受害旻驚睨周測遂獨囚繫官府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錄狀牘旻悲泣言曰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矣左右以是語上達翌日郡守命未得刑呼旻問曰汝隣比何人也曰康七郡守曰殺汝妻者必此人矣遂捕之一訊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谷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旻既辨雪誠遇明即活之數與明者旻也

已丑榜進士

大方伯咸陽雍公世隆為庠生時嘗夢盜一牛騎歸未至家牛主追及之反縛雍手以杖鞭其背遂覺是歲登鄉薦明年己丑第進士乃悟曰身在牛上乃己丑也反縛縛也蓋己丑榜中進

士云

死猶顧親

劉福蘇衛人所居值石塔營西貧甚恒稱貸負薪以給日日以所贏歸貸主滿一券則易券復貸一日貸券滿劉病作力疾齋券復往貸貸主羅洪然慮劉以病費所貸錢無所取償也遂拒劉憤恨劇病死劉之父時為人家廐卒貧無葬地火其屍後三日貸主暮從石塔醉歸忽見劉粹衣索券羅昏憤仆地昇至家雙目直視以拳擊墻若相搏狀指爪流血曰吝三百文不貸致我死何忍也家人知為劉羅拜乞免焚以楮幣祀以牲牢終不釋良久曰喚吾父來厚贈之家人匍匐強其父往以青蚨千董為饋羅忽醒嗟夫君劉者可謂孝矣既死猶顧其親世之有親而不肯顧者媿于劉多矣

犬異

朱明寺前民家有牝犬乳一子翌日有來詢犬者徘徊囁嚅主疑而問之曰無他求一見耳引之見目睫有淚主益疑他日復至復不言如故自後三四日輒一至至輒以餅餌飼犬問之終莫言主給曰犬必妖也吾將烹之遂不令見其人懼曰犬吾亡父也夜夢語予曰業緣未盡墮君家犬胎明將誕矣必三載而後釋覺而怪之及來詢果符故不能捨主惻然欲昇之去曰伺云三載始釋不及期恐更他墮莫若君所也主遂不以犬視犬省之者亦如故越三載其人來泣請主昇之犬犬不繫從至家竟斃然則輪迴之說恐亦不誣也

黃鐵脚

黃鐵脚穿窬之雄也鄰有酒肆黃往貫肆者與黃戲曰必竊若

壺他肆易飲是夕肆主挈壺置卧榻前几上鏞戶甚固遂安寢
比曉失壺視鏞如故亟從他肆物色壺果在問所得曰黃某主
詣黃問故黃用一小竿竅其中俾通氣以猪溺囊繫竿端從窬
引竿納囊于壺乃噓氣脹囊舉而升之故得壺也

傳海不孝弟

傳俊生二子長曰海善經理足以備養而沮于其妻次曰小小
孱且幼藉其父以食父老而康稔歲足自給且以給其幼弘治
癸丑山東旱甚比得雨又淡旬不止漲溢通衢生理蕭索居民
艱窘俊日一爨亦罔繼往就海養海初以寔辭既而曰即養不
能及其子父曰然則汝以養吾者養吾幼吾自圖之言訖去遂
不見已跳入閘河死矣幼子匍匐來死所求父屍不獲遂赴水
死觀者泣下嗚呼海不孝而不蒙顯優小小死孝而不被旌褒

司民社者將得辭其責乎

孝順王

閩揮使王某少孤賴母氏撫育得世厥蔭官母卒浮屠氏曰滌
屍穢水勿汚地則死者釋愆資福王亟命勿覆貯畱他器日以
盃飲之越百日乃竭八閩咸稱為孝順王云他行尤有奇絕者
王近四十之嗣其妻為納麗寵以進王具冠裳焚香祝天曰某
實不德天斬吾後吾不承天又汚一女子體吾不為也乃伏地
長號妻懼而還之後連生二子噫孰謂天不可格耶

徐誌不屈

合肥徐誌勲臣裔也眇一目其氣與詩俱豪少司馬長沙王公
偉典相契景泰中延徐至京語曰予閱將臣無踰君材者第失
爵久卒難復已約大司馬于公矣翌日畢朝過我君少屈膝可

圖也非直友義當然選將亦吾職耳徐謝曰爵可失膝不可屈
屈膝得爵後會當何如處明日于至徐竟不出遂罷嘗有詩譏
邊將曰龍沙逆虜初回馬麟閣功臣已賜貂又曰丈夫若得封
侯印不使胡人夜渡關觀此可想見其為人矣

詩史

天順中首相江右陳公薨于位有吊以詩曰何事先生蚤蓋棺
薤歌聲裡路人懽填門客散恩何在負郭田多死亦安鹽海已
無前日利冰山誰障舊時寒九泉若見南陽李為道羅倫已復
官亦詩史也

題李白墓

采石江頭李太白墓在焉往來詩人題咏殆遍有客書一絕云
采石江頭一杯土李白詩名耀千古來的去的駕商行魯班門

前掉大斧亦確論也

尹岐鳳

宣德中簡太學生年五十以上放回田里而儒士應賢良方正
舉者輒得八品官尹翰林岐鳳有詩曰五十餘年做秀才故鄉
依舊布衣回回家及早養兒子保了賢良方正來

于節菴清風滿袖

于節菴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遷大理寺卿前後幾二十
年其赴京獨不挾土物賄當路亦人嘗誦其詩曰綃帕麝菇共
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滿袖朝金闕免得問閻議短長

鬼詩

有人泊舟采石夜聞鬼哭既而若謳吟者達旦大書一詩沙上
云長鯨吹浪海天昏兄弟同時弔屈原千古不消魚腹恨一家

謹識鴈行寬紅粧少婦空臨鏡白髮慈親尚倚門采石江邊腸
斷處一輪明月照雙魂讀之真可憐哉

呂公井

吳東林山有沈東老者酒壚甚潔有黃綠道人類呂純陽者嘗
就飲東老未嘗索金飲三年道人至井口葫蘆中出紅丹一丸
御井而去自是泉水香冽取造酒味極佳日飲者以千計家大
饒三年後道人復來語東老曰吾報盡矣以葫蘆吸井紅丹自
入道人忽失所在酒不復佳飲者亦稀其地至今有呂公井陳
孺完談

蘆王廟

宣德間錦衣千戶孫表使琉球道過白石磯蘆葦蒼茂中一蘆
獨巨表戲曰可稱蘆王自此蘆遂為崇舳舻往來必虔祀之否
則風波掀蕩多不能保遂構廟曰蘆王廟表使還見神宇森
詰之知為蘆王立命毀廟崇遂絕

吾進士

吾謹姑蔑人中書廷介子負奇傲世嘗辭家登少華山學僊不
就歸而群俠客擊劍弄丸蹴踘日飲胡姬肆每大醉騎出都門
咸目之曰此非吾中書兒耶吾氏自是墜矣謹聞遂屏絕外好
下惟三月試有司風動衣裾五色爛然有司怒將笞之謹曰請
閱謹文後行笞可乎有司閱文奇甚又試五馬賦更奇有司大
物色之已而鄉舉第四計偕京師時父故人為相謹往候會故
人以事出五往不見後故人過謹亦五至不見故人心銜謹試
禮闈不得魁比廷試又抑置三甲憤志不平試館選詩曰
突兀三山近蒼茫五嶽低致身霄漢上一掃淨紅霓見者益惡

其輕薄又不與選遂大恚不肯仕五上書乞歸乃徧交名流后
山人孫一元者相與慷慨高吟肆力研摩竟以是死漢人云斯
弛之材泛駕之馬以在上所遇之豪舉如謹故人始屈抑之是
矣乃卒聽其淪落不收視古休休大臣何如耶屠緯真談

程烈女

程女名菊英開化人雅脩閻德字同里張氏青陽富人徐某者
慕程氏色百計圖之不得則賂權力者言于督府督府檄縣兵
圍程氏程氏父死之繫其兄而逼程氏行于是盡縫其相衣固
束懷短刀語嫂曰家有老母幸善事之從此逝矣遂行程氏兄
赴縣官縣官利富人金五刑畢具程氏行至半途謂侍者曰去
城幾何侍者曰十里乃就輿中以帶自縊而絕所司命札葬之
旌其家

九日壓頂

成化甲午陸君獻之赴試南畿夢九日墮壓其頂陸驚而寤告
友人以詢吉凶莫能詳解比揭曉獻之以易列名第八易之魁
則徽州張旭也旭即九日之徵而壓陸之頂上陸是以不得魁魁焉云

斷頭港

東魯張鳴岐以進士來宰吳邑舟抵縣將升輿既曰事有前定
也學諭汪有本問故張曰疇昔將遷時夢舟泊斷頭港疑為不
祥今縣當水盡處適與夢符故慨云

再世夫妻

陸源予同舍生洪之兄源妻娘將婉源夢見一翁一媪翁謂源
曰吾兩人當再世夫妻婦吾為君之子妻為東城陳某之女翌早

俱生有瘞金在陳室左偏石礎下盍往取之比曉源果得子往
詢東城陳某果得女陳所夢亦如是遂相與礎有石覆一甕探
之則清水也悵恨而還是夕又夢前翁云物各有主不吾見故
幻第携吾脫毛衫往當得金厥明源與洪同往陳壁藏數人以
誤源置衫發甕赤金爛然壁藏者哄出又幻非鐵非土洪潛懷
一枚還後兩家子女竟不育

蛇附食

都勻有柳王祠其像悍惡深目廣頤喙尖而張人享之盛羅牲
醴拜祝畢出而闔戶從隙處窺之見青巨蛇從神口躍出食盡
仍入口少不度輒得禍祀者接踵吉安陳僉憲過而聞之曰吾
當為一方除祟命具饗又設麵包中藏寸刀公為文自禱神亦
闔戶窺之蛇食如前未幾有饗神者蛇不復出公令毀像蛇斃

神腹崇遂滅

魂附

烏程孝廉閔櫻圃公歿數年忽一夕魂附一婦人坐中堂聲音
舉止宛然公也呼三子及群僕處分家事一一如生前又語其
配曰吾往時有趙仲穆山水圖藏某笥有玉印池藏某笥不及
與汝言今猶在否語畢而婦甦又余師山陰張康衢先生言族
叔吉歿踰年魂忽附賣卜人其故相善族侄聞而往詰之吉語
娓娓侄猶不信試令誦易即熟誦侄又云前因一密事叔贈我
詩無人知者今能成誦乎吉又誦詩一字不謬閱張俱世家事
甚著大較人死精英未散往往憑依于人乃知漢獻帝死七日
小宮人作帝語觥籌無算不足怪也

白洋龜異

白洋朱氏為越中名家甲科奕世祖塋有石沙臨水形如龜每
水沒龜族必登第如兩御史節筮與太守燮元縣令瑞鳳登第
時皆然隆慶辛未歲一巨龜出塚傍為里人獲而殺之萬曆乙
未里人復獲一龜朱氏捐金贖之大盈一丈二尺徧體金紋五
色鮮異目光如電有四人立背方行為文奠之并卜所往欲之
海遂以舟載將至海尚餘數十丈一躍而上頃聞水聲劃劃遂
不見

江十八

仁和張灝與姻家婦江八婦私乘其夫出約以夕至鄰人江十
八知之詐為張狀先往求合婦嚴拒江素無賴時佩刀以行即
舉刀斫之携頭擲怨家李縫工後垣灝隨入八娘家見屍橫流
血驚走為巡夜者所獲送之邑令劉君洪謨鞫知姦情又衣有

血跡灝不勝拷掠竟認殺人第無首獄尚未決曩夕一縫工蚤
起見女首亟藁土埋之為隣叟窺見鳴之錢塘令令嚴訊縫工
竟不知首從何來姑繫之獄劉令每以灝事未決怏怏于中萬
曆己亥夏禱之城隍神夢神語曰俟旦日君有所往獄自明矣
及旦劉偶以事至江口見群鴉鳴舞江沙旋遶不去劉數之得
十八鴉默念殺人者得非江十八耶數日後閱門夫冊有江十
八名竟械之至一訊而伏詢女首所在云拋擲縫工家遂移文
錢塘縫工得免焉強暴殺人幾令無辜者受斃神固默啓之劉
悟亦巧矣

米中下水

鎮江城陽世敷貿粟為生素性狡詐凡貿先和以水萬曆戊戌
六月震雷擊死皆有朱書一行如卦文業觀者如蟻皆莫能辨

忽一羽人手持一杖來衆詢之羽人笑曰此極明白有何難識
遂以杖立豎字中分明米中下水云葉張減之談

八童戲死

德清雉溪側有村學究課八童子以放膳歸途中有一樹曲橫
水涯以索懸魚筍大可容百觔一童戲脫履下筍取魚八童皆
下索絕筍沉八童皆溺死童家相訝久而不歸一父至館探之
學究曰去久矣童父覓至水涯見岸上多履而筍索已絕即呼
衆舉筍八童死其中慘動行路潘元發談

于保兒還鄉

解州下馮村有于保兒者聘本村汪氏女甫三日而戍南海汪
氏家居以紡績為業每飯輒番米一匙積至月朔市香紙謁武
安王廟以祈夫回時保兒在彼為搃戎牧下郊三月昏暮時王

謂保兒曰汝思家否泣而告曰僕離鄉萬里而瀚海隔絕何以
能到王曰吾亦解人寓于此今將西還既欲往當偕行遂帶于
馬後瞬息間墮于下馮村之東隴徧體沾濕觔骨楚痛及旦匍
匐叩諸耕者始知至家見父母與妻相持而哭備道回家之由
乃知神力之祐汪氏至誠之感伍中隨報逃即保兒是夜還家
之明日也至今人皆能道汪于二家尚有人焉

張進士回生

隆慶丁卯張水部與弟計偕至桃源弟病革未殮恍若有神繞
舟呼曰是人且不死關公以王孫友愛故來報汝水部因昇弟
屍徙至野廟中走關公祠祝曰侯于先王異姓也猶能情篤某
親兄弟柰何相棄于此死之日為孟秋晦日迨是中秋矣水部
視其魄不陽亦不化背腹相湊若無肺腑者水部私念營魄能

無離乎我嗷嗷然隨而哭之魄不得載營矣偕一僕屏息廟中
夜不敢舉烟火旦走候祠捧明水一盂燔祝辭投水中歸以沃
屍搗顙抉其口以五分瀝之顙有泚水部喜顙侯彌急一夕屍
起慙然立立忽仆僕走告水部曰幸矣似有生矣水部急入提
其耳曰某在斯締聽之微有息水部又低語曰弟來弟來已乃
喉噙然聲出謂形不類已詫水部水部按方寸間指之曰是非
爾乎因撥其目微若欲視者則索鑑求照見其口鳴而鼻張決
溼然循其兩股至于腹流絡轉動忽起坐但服湯數旬而復自
死至甦九十有八日水部名克文戊辰進士終比部即弟名堯
文癸未進士任衢州守昔趙簡子死七日而甦非真死也其猶
在夢境乎張仲子既死而力回之神於游神奪舍道家以為恒
驗而吾儒以為渺茫六合大矣又有外吾六合者于事何所不

有若張氏伯仲其說足以風世又不特志異也四明俞少傳有
記予節錄之

鬪髀怪

御用監奉御來定五月間差往南海子公幹從五六騎出城昇
殺酒為路食日午至羊房南大柳樹下脫衣卸鞍坐樹根上以
柳瓢盛酒擣蒜汁濡肉自啖回顧一鬪髀在傍來夾肉濡蒜戲
納鬪髀口中問之曰誰鬪髀即應之曰辣終食之頃呼辣不
已來驚悸令人去其肉呼亦不止遂啓行至海子畢事而回呼
辣之聲隨其往還入城始絕來至家得病數日而歿蓋來之將
亡陽氣虧矣故陰氣得以干之况冥穢之物不宜相戲戲則吾
心有不得其正矣心不正邪必乘之觀此可以為戒

憨皮袋

河內縣民間牆內得一石碑乃貫休所畫彌勒佛像橫一柱杖
桃皮袋于背腰間曳一蕉扇筆法乃鐵線插也坦坦居士贊云
即此皮袋非此皮袋不屬聖凡不立行解兀兀騰騰處處在在
拄杖桃來賜與君天上人間更無外畫法高古而書字學米元
章流麗勁健亦皆可愛

牌額

正統間京師營造衙門其牌額皆程南雲書時王戴二卿居太
常是非旁午下人又多病疫沒二卿為之弗安問于先考府君
府君曰額上常字口不合故多外謗又若吊字故人多病損亟
脩合之庶保無事二公即令人夜間刊合之後果獲平善余聞
宋南渡太學有至樂齋舉人多憚居此易名待聘遂有成名者
錢塘一寺極佳而僧好訟沈屠達因閱僧堂見堂字口不合戲

舉筆塗合之爭競遂息又聞有火災虜亟頃州縣牌額焚之得
免靖康元年十二日丙子夜尚書省火延禮祠工刑吏部折尚
書省牌擲火中襍之乃息乃知祈禳厭勝理或有之但不知其
所以然也

特迦香

戴德潤一日過予曰西域人進駝雞在會同館中盍往觀焉遂
與之偕往至則鷄高四五尺毛紫赤色長距大喙又有鳥如鷹
狀頭有二角與鷹無異身皆黃金色解國人語言順其指揮觀
畢值通使卜馬琳相遇問其國夷乃西域鉢露那國人也具道
其使臣坐卧尊嚴言語不苟飲食潔精過人有禮德潤欲往窺
之琳曰彼有擯者不可得窺我導子見之彼弗敢慢如其教以
往及門擯者膝行以告召琳入與語乃具衣帽請見余二人入

使乃降牀相揖揖後拱手再四仍升牀蟠膝而坐余二人對牀坐總下琳坐右側胡床上琳以國語與彼通訪謁意彼復拱手相謝觀其所戴帽如僧家毘盧帽乃白鳥羽為之者頂上嵌一紅鶻石周圍有金絲相間髮垂向後若四五寸長珥金兩環衣淡紫大袖如僧家氅衣內裙繫在胞次垂兩紫帶甚潤漏革履去履升牀須臾茶至乃已茶也各注少許于柳杯中啜之茶罷一擯者奉一小黑盒膝行上供果使臣取一枚在手命以取相傳余輩各取一枚果如橄欖形而色黃白彼先食之余輩皆食果味甘辛核如棗心與肉不相粘擯者持盒去不再進蓋珍之也余二人但以目視彼不能通一語坐少頃與琳語欲辭去琳耳語云食彼茶果敬之至也有手帕之類在身可酬謝而去袖中俱無余止有天蠶絲所縫摺疊葵葉扇世亦艱得即出以為

謝琳致意焉使臣把玩再四拱手稱謝余輩告辭彼命琳留坐語擯者移薰爐在地中枕內取出一黑小盒啓香焚之香雖不多芬芳滿室即以小盒一枚盛香一枚與琳語久之命以酬扇琳傳其語云此特迦香也所焚者即是佩服之身體常香神鬼畏伏其香經百年不壞今以相酬祇宜收藏護體勿焚焚之國語特迦唐言辟邪香也余締視之香細膩淡白形如雀卵臭之甚香連盒受之拜手相謝辭退間使臣復降牀躡履再揖而出歸家焚粒米許其香聞于隣屋經四五日不散連盒奉于先母先母納篋笥中衣服皆香十餘年後余尚見之先母即世篋中惟盒在而香已失矣嘗讀博物志云漢武帝時弱水西國有人乘毛車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香非國所乏不禮其使晉京師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奏其香帝取看之大如燕卵三枚

與棗相似帝不悅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宮中皆疫病帝不舉樂西使奏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許已聽之既襲香宮中病者登日盡差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九月餘日香尤不歇帝乃厚禮之遣使還國觀于此則香之驅病辟邪理或有之但偶未之試耳

朔漠三銘

永樂三年文皇帝北征抵黑松林而還初過禽胡山勒銘去瀚海為鐔天山為鏑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次立馬峯復銘云惟日月明惟天地壽勒銘玄石與之悠久又次清流泉銘云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常州二守

常州太守莫愚巧于取賄而糾察群吏使無所得郡人為之語

曰太守摸魚六房曬網繼莫者曰葉慕有廉操而律下不嚴吏曹得以行其詐又為之語曰外郎作鮓太守拽冒言勞而無獲

私印對偶

京師姚生為錦衣指揮門達館客詩文尾用私印曰錦衣西席吳江甘驛丞蜀人也內翰江東之婿亦有私印云翰林東坦于時傳為的對

徐尚書

江陰徐尚書晞始為郡小吏有富室謀併其鄉某甲田產誣以人命甲不勝拷掠自引服公心憐之密導甲家人訴諸憲司而下文于郡公核實為言其寃于官而釋之甲泣謝而去歲久公跨驢詣常熟中途遇甲邀公至家公不可甲挽驢不使行時日暮而前路頗遠不得已從之甲與妻泣拜設雞黍以待公適舉

杯而甲逸問其故妻泣曰吾夫感公活命之仁而家貧無以報
今夕邂逅願以鄙陋之姿侍寢吾夫已假宿鄰家矣公大驚曰
是何言也鬼神昭列使徐晞為是事和速覓而夫來則番否則
雖夜必去矣婦依違未應公色愈厲起解驢欲行婦乃呼甲還
公諭慰再三乃就枕達曙告去夫婦為之感泣

談公綽

無錫老人談公綽者嘗受憲司命檢災田于淞江夜宿華亭富
人家富人欲浼作虛數厚款之宿之密室夜分一少女出其
榻後綽驚叩之女曰妾此鄉某氏女父貸主人粟十石經三歲
積到至三十石而無償因以妾代今夕奉戒求薦枕席綽聞
之遽起求出而門扃不可啓呼主人又弗應乃諭女曰汝良家
子也吾安肯污汝張燈坐以待旦既而主人啓門入意綽已納

之美詰其女女以實告主人大慙服綽因謂曰所負其當代償
幸以女還其家主人謝曰公長者也敢不聽命遂焚券而還之

破韉令

鄉進士賈時彥善謔會飲張漢臣家酒半漢臣奉觴請令時彥
曰予有隱語乞諸君射之不中浮以太白乃云天不知地知爾
不知我知舉座不能解罰徧請言之時彥舉一足加几上示人
乃韉底一腐孔也滿堂絕倒

王叔英詩

人生天地間所貴大節全為子必祗慎為臣必恭虔嗟予事君
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竒疾忽相纏泄痢徹晨夕藥石瘳
靡痊賓朋具珍美對之不能咽意者造化仁有命歸九泉曾聞
古夷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諒有偏高踪邈難繼偶

似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此王淑英詩淑英字元采
黃巖人建文年間仕為漢陽知縣一言一動不愧古人縣境旱
陳詞禱于山川與神約一日不雨則減一膳二日不雨則減二
膳三日不雨則絕粒以待神顯戮夜則寢苦枕塊于齋宮二日
果大雨壬午歲作此詩自經死蓋托疾而隱其迹耳

陳通判公廉

蘇州府通判陳信字履信杭州人先任大理評事轉兵馬指揮
陞令職在任二年有惠政公而廉正統十七年年六十七歲乞
致仕蘇之富人以重贖追送毫無所取而其家甚貧人有詩送
之曰公辭榮祿賦歸田又却蘇民餽贖錢一任此生貧到骨只
番清節與人傳

袁公女

袁政字文理任湘陰縣典史有善政夏尚書原吉萬權遠安縣
令未視篆宿于驛亭夢小兒數十輩皆被血淋漓來挽其衣覺
而問故父老言此邑人生女多不舉恐為資裝之費故也下令
嚴禁之後邑人生女皆名為袁云

割心療病

蘇城織染局匠李伯順之侄李茂四歲而失怙恃叔撫之成人
茂篤孝敬伯順病將死醫巫不能救茂于密室操刀破心坎下
三寸許以三指探心而出割心肉絮指大一塊復納于內用香
灰封其創乃以心肉和猪肉烹之進于叔叔食之而其疾遂愈
茂亦無恙但面色黃瘦而已茂亦未嘗學問乃能為人所不能
為之事夫人为傷内膜者立死况割心傷損者乎然竟不死者
得非由鬼神護持之力也乎雖然此事不可為訓但錄此以敦

薄俗耳

半個里長

長興里長某者假以逋稅索里人褚四金不與先以鐵索自鎖其頸因鎖褚四將赴官途遇虎先嚙里長下截而上截猶連褚四忽山後又一虎來爭食兩虎相搏褚乘机捧半里長奔訴之令令驗得實遂釋之無賴索人未得金而身先斃報亦神矣潘仲誼談

潘爛頭

德清雷殿潘道士素習五雷法役使神鬼號召風霆一日廁中指畫符口中有詞一金甲神自空而下潘無語第言汝將祠前樹移于後神怒以足踏其首首遂爛流血漿患瘡癩者取抹之輒愈至剖決禍福祈晴雨皆立驗至今城隍廟道士得其五雷

訣事能先知云

雷擊淫男

明郡天風塔巍哉拂雲時現舍利有小優為遊冶子誘至絕頂淫之須臾雷震擊兩人于地遊冶子死優淫復甦時萬曆辛巳年事又已亥季冬金陵兩男子淫于報恩寺塔上亦為雷所擊俱死夫以靈山清境為無知男子所汗獲罪仙聖兩兩立怪無

僧救公子

廣東張某為金華郡守清介自持官舍止携一子公卒其子扶櫬歸路逢僧欲附行家人力拒公子納之凡十許日清供不輟過洋遇盜舟揚帆而來僧取彈一發正中桔槔帆不能下竟去及泊岸僧曰今別公子矣尊人為庶吏茲來為免公子難耳公

子挽晉不獲贈以衣繒不納固請止持一扇去越數日開篋而前扇仍在斯蓋仙真幻化以祐善者不然以清白吏後人罹患叵測非天理矣沈汝明談

蛇鼈交化

山陰魚潭張氏族衆將掃祖塋買數鼈懸柱間俟奠畢將烹之其一忽化為蛇張汝為談又漁人黑哥子月下親見一蛇盤旋而跌俄頃成鼈矣大較鼈腹紅者多蛇化不可食

雷蓬頭

雷蓬頭者名太雲不知何許人也少為書生好道術入沙門游又棄而學仙成化間居太和山中敝衣蓬首行若飄雲人或于山下見之或失所在舉頭望之遙在高崖雲霧中相距萬仞或二三十里許或時假寐一室扃闔如故身已在他處山上祠宮

咸固鎖鑰每雞鳴諸山法鐘遠近俱發道士驚起曰雷仙人入宮矣荆王求見之固請曰側聞神仙之名久矣願乞片言雲曰予丐人也何足以語仙王曰汝年幾何矣雲曰半歲王曰汝何許人雲曰幽州生建康長廣東編戶遼東應役王憊然不悅曰今日幸逢至人願乞道術雲怒曰吾非俳優何術可施遂大相詆訾王不勝怒密遣人繫之噉以狗血遂裹以革令厭之桎梏置獄中欲殺之夜半忽不見王甚愧焉成化未不知所終

安翁遇仙

福州安翁者以市酤為業常有道人沽飲輒去不償直翁亦不責父之道人來會翁曰良意父不酬今幸枉過乞遂偕行翁許之須臾至一山下草菴中成賓主畢道人曰有一道友去此甚近亦有仙術僕往邀請共君相娛可乎翁喜諾道人遂去父不

來翁且饒顧室中蕭然無供具惟破釜在壁下餘飯可升許仰
視屋梁上懸橘數顆壁上張畫梅一軸翁不勝餒取釜中飯食
訖道人適至曰道侶不遇無以為款不陋貧居可遂留數日耳
翁懇辭道人再三曰煩君遠臨無以相贈柰何翁曰可撥壁間
畫耳道人曰此吾道友之物柰何與君君既相愛吾當榻之耳
既覆之以手拭之宛然如畫因題其上曰為買東平酒一危適
來相會話仙機壺天有路容人到凡骨無緣化鶴飛莫道烟霞
愁縹緲好將家國認希夷可憐寂寞空歸去休向紅塵說是非
翁持此遂別迷道不知所向問野中人曰福州離此四日程耳
翁始知遇仙悵恨而歸翁後以壽終於家云

呂疙瘩

呂疙瘩者不詳其名里成化間嘗遊于襄鄧河洛之間冬則卧

夏則被褐好狎兒童且謔且詈競為之結小髻每搖首則髮
理如梳復為結之如螺然滿頭時人呼為疙瘩一日履江水上
江畔一婦人方晨泣見之曰呂公若能行水耶呂怒取其杖笞
之復履江去弘治己未相傳于隴右白日上昇云

張皮雀

張皮雀者名道修少從其父參議江西時每聞道院鐘鼓笙磬
之音輒往觀焉父不能禁後還吳中為道士師事胡風子胡風
子師事莫月鼎授五雷法居玄妙觀弟子甚眾欲密授道修以
書置屋上覆瓦中呼道修曰天將雨亟升屋敗隙補之道修如
其言往胡公曰得乎道修應曰得之矣于是始得秘訣驅風雷
如神常懷一皮雀狎小兒每出則小兒群逐之故時人謂之張
皮雀好飲酒食狗肉常有病瘡者求治會方啖狗肉遂以汁濡

作符以授之曰謹握之及家而後啓其人易之曰何物能治疾
即中途竊視之忽有神人怒捷之幾絕一日行道中見一人責
之曰汝婦將死盍返觀邪入寢中婦果自縊忽絕而醒天亢旱
太守朱勝求禱道修曰儒輩每毀我欲雨設壇于學宮太守不
可然不待已遂強設于里塾又令黃冠輦之以行命置水于兩
廡間呼群兒侍諧笑滿前每作符遣一兒投水中則雲氣生其
上消令雷電轟烈大雨如注道修大呼曰請誅貪吏諸吏跪伏
莫敢仰視良久曰沾足乎衆白然雨乃止江陰旱富民周氏請
禱道修往視困廩甚侈怒曰彼固來福已耳且為之禱雷雨大
作道修曰彼為富不仁請焚其廩火繞其廬焚之幾盡吳江旱
王道會者禱之雨已作道修曰王道會亦禱雨乎今日邂逅誠
幸相角法術何如衆驩然建兩壇道修謂道會曰左右何居道

會觀東郊已雲遂即左道修在右有頃雲歸于西東望皎然雨
忽大注道會大慚神驗甚衆不可測也居常忤兄意每受箠不
走但呼大宿世大宿世以壽終翌日人于松陵長橋上見之

趙頭陀

趙頭陀成化間吳中有吃肉和尚自言從終南山來問其姓名
答云是趙頭陀往來僧居不假寢榻常坐于廊廡之間身着弊
衲不易寒暑性好舖餒無所去擇食如燎毛飲若填壑人莫見
其溲溺故呼為吃肉和尚每見輒曰可作一齋耳後供者漸不
能繼或絕口累日亦復晏然有一少年惡其無厭欲試苦之值
大寒月邊請入舍乃款以餘庖羊脂雜物凝貯盂中曰和尚食
肉即舉手張口瞬息噉盡又將取水數升與之曰和尚渴乎便
復飲水遽足奉林飯曰和尚飯乎即飽既一頓不謝而去亦無

醉若嘗跌坐道上有一縣吏呵導而來儼然不動吏怒命拽去
鞭笞一十亦無嗔愧尋于故處復還安坐人皆笑之有高媪者
時造其家媪輒具食一日忽來呼媪曰吾欲行矣不為他人作
取檀越意在相報遂端坐簷下夜半而化晨有群僧輦而去之
閭巷男女聞有此事競來觀看投錢萬計媪意始解丹陽都玄
敬博識士也嘗摩其顛中圓徑二寸虛通如穴光朗異常竟莫
測其為何如人也

張刺達

張刺達者相傳是宋時人為華州椽嘗從州太守入華山謁陳
搏先生先生就賓主叙坐訖復設榻于左似有所伺太守不之
悟已而一道人至藍袍葛巾蕭如也先生與之揖而坐焉道人
趨而左據榻端坐儼然無遜容太守不悅先生事

曰先生袖中携有何物幸以相贖道人即探出囊一故顏色各
異乃以白者授陳先生赤者自吞食之青者授太守太守愈不
悅持以授椽椽遂啖之道人遽出太守問于先生曰是何道者
先生固為恭乎先生曰此純陽真人也太守悔恨追不能及張
公自後游道國初時往往遊人家每顯異迹太宗開印北
平嘗召見之語有神異及即位思慕甚篤遣胡尚書澗遍海嶽
間求訪之後于秦中邂逅宣述聖意企仰道真乞迴鶴馭以慰
眷望張公曰謹奉詔但道遠日久公先就駕予當繼至耳既而
胡方入朝張公果至帝延入問之曰何為是道曰能食能糞
此即是道帝不悅曰卿有仙術為朕試之以為榮觀不亦可
乎張公遣侍豎昇一甕來即指之曰臣欲入此以觀造化即投
足縮首頃刻不見呼之則諾視之無形帝命擊破之使人各

持破甕一片呼之如月印水在在俱足隨呼而應莫知所為
帝曰卿可試出言訖張公忽在前帝曰卿可更窮造化之道
張公曰諾即走入柱中呼之復出帝嘆曰妙哉張卿出幽入
冥其至神乎張公復取水噴于中庭湏臾變成巨川間岸沙際
橫一渡舟張公舉手招之舟忽近人遂登舟而去不知所尋
視庭際了無波痕後帝患疾食不下始悟張公之言嘆曰張
公其能鏡余之死生矣先是張公以草一莖授胡公曰異日陛
下若有危疾以此療之于是帝服之果瘥

白雲山
問訊

